

【书林清话文库】

毛边书情调

沈文冲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沈文冲 笔名孟阳、梦羊。1955年出生于江苏海门三厂镇。1974年高中毕业，当过农民、村团支书、民兵营长，乡水利测量员、文书、县广播站新闻干事。1980年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苏南通地区行政公署机关工作，翌年调任江苏电视台南通记者站记者至今，现为主任记者，并任驻南通办事处主任兼记者站站长。采访摄制的电视新闻先后获全国优秀电视新闻三等奖、二等奖与特等奖。著有散文随笔集《梦羊小品》，编撰有《中国民间老话》、《民国书刊鉴藏录》。业余喜好读书、淘书、著书，曾被评为南通市和江苏省“新华书缘杯”十大藏书家。

在《毛边书情调》编撰告竣即将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陈学勇先生，正是有了他的鼎力支持，才会有本书的编成，因而也才有了使本书增色添彩的姜法明先生的代序；我要真诚地感谢钦鸣先生，他在炎夏多次往返沪上，帮助检索复印民国期刊的相关资料；我要感谢严晓星先生的热情敦促，热忱帮助寻访和提供有关毛边书的种种资料信息。长沙钟叙河先生、上海陈子美先生、苏州王稼句先生、成都董明远先生、济南自牧先生、南京董宇文先生、临汾韩海峰先生、南通赵鹏、魏武先生、杨宗先生、金艳女士等诸多师友都为本书的梓行给予了不同方式的鼎力支持帮助。而最令我感激和铭记的，是徐雁先生为了海内外都毛边书专书的圆满出版所作的始终不渝的成功努力，以及他为推动书香社会的建设、促进图书文化学术的繁荣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执著、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一位无前的开拓思想，所有这一切都令我由衷的敬佩。

作者手迹

从《学林漫录》丛刊 到《书林清话文库》

(代序)

傅璇琮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2003年5月重印）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紧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够。

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串“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知“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生标

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里积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读〈学林漫录〉》，见《书品》1987年第四期）。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遽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1980年6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1988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1981年出，第五、六集是1982年出，第七、八集是1983年出，第九集是1984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两年都是空档，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1991年5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

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徐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闾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眇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林清话文库》即将付梓，按例不能无序，但又苦于事冗少闲，商诸徐雁君，徐君嘱以缀合旧文以为“代序”之法。四五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著述的两种书，如今又将印行本套文库，可见其赞襄学术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谨致以谢忱。

2004年10月于北京西城六里桥寓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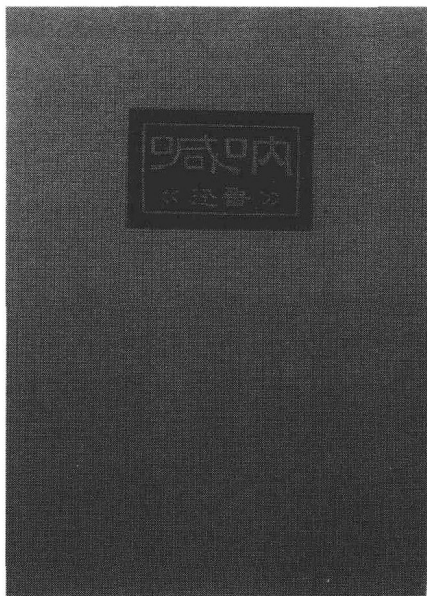
代序

姜德明

学 勇先生:来函及附件关于毛边书的专集清样已妥收,请释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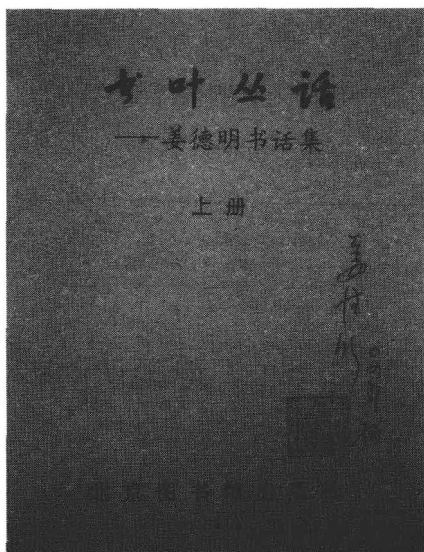
想不到文冲先生竟能编成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的关于毛边书的文章,实感意外和惊喜。承告编者也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业余爱好藏书。他能从早期新文学书刊中搜集到那么多关于毛边书的佚文,不知要费去多少精力。他还编制了百年来毛边书知见录,更见他的雅兴。无疑这是一本未有前例的书,于我国出版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有促进作用。

你们让我为文集写序,实不敢当。因为关于毛边书我并无研究,说不出什么来,能讲的决不会超出前贤讲过的话。总之,对于不切边的书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本书中顾农先生说得好,他喜欢毛边书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一见鲁迅的毛边书,“远远看去,恰如一位怒发冲冠的斗士”。又如他见到你编的《凌叔华文



存》两册毛边书,立刻感到“毛拉拉的,像个毛茸茸的玩具,充满了生气”。他的联想是合理的,美好的。我完全能领会他那诗意的感受。

你在本书中写的《不忙视作毛边本》,讲到清刻《河南帷墨》未必算毛



边本,我看是对的。这种“纸捻装订,毛在天头、地脚和书脊”的古代线装

书并不稀见,实为刊刻过程中经过校改、未加书皮的初装本,旧书肆中习称“毛装本”。有时在这即将正式装订前未切边的“毛装本”上,还留有校阅者最后改订的墨迹,这与五四以后出现的毛边本完全是两码事。当然,这种“毛装本”由于装订无多,甚至留有当事者的墨迹,也是值得收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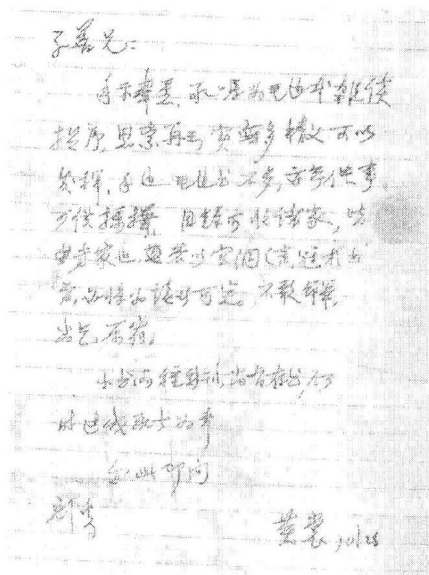
我常会遇到青年朋友问我什么叫毛边书,为什么不切边,甚至好奇地要到我家来看毛边本。我也讲不出个所以然。现在好了,有了文冲先生编的这本书,可以解除有关的疑难了。匆祝近安!

(2001 年秋)

说还不至于赔多少钱。那么,我的随之欣喜可想而知。

相信“毛边党”人都会与我同感,《毛边书情调》将有助于发展“毛边党”。当然,任何时候喜爱毛边书的人总在少数,就如字画、古玩的爱好者不会很多一样。正是这少数反映着某一时尚,人们又常是从时尚中意味出社会行进的经验或教训。《文学报》有个“雅玩”专栏,登了许多玩这玩那的文章,对于读书人,若时间许可,何妨也玩玩“毛边书”。读了《毛边书情调》就知道,这才叫真正的“雅玩”。

即使不玩,《毛边书情调》于做出版工作的编辑和研究出版工作的学者自另有其价值,若要考察中国现代出版史,则应该翻翻这本书的。当下出版界一片浮躁,相似、重复的图书



堆积如山,而《毛边书情调》是无可替代的。不是文冲先生的这一番钩沉,有些资料可能淹没了。一份《中国百年毛边书刊知见录》得耗费他多少精力,他本可用这份精力来撰写易赢浮名而又省劲的其他书。这么看来,文冲先生此举尤可赞许。

文冲先生对毛边书如此热忱,我就写了上面的话。但我仍旧算不得“毛边党”人,至今所得毛边书仅寥寥数册,而且都属友人赠送的,未曾有一丝谋求。或许我一辈子在“毛边党”外羡慕文冲先生他们了。

目 录

代 序	姜德明 1
序 言	陈学勇 3
毛边装订及其他	鲁 迅 1
《毛边装订的理由》按语	周作人 3
毛边装订的理由	方传宗 4
《又关于毛边装订》按语	周作人 6
又关于毛边装订	黄汝翼 7
《毛边装订余论》按语	周作人 8
毛边装订余论	原石民 9
《开明》关于书刊毛边装订的讨论	佚名 10
我对“读者的意见”的意见	林 玉 13
关于毛边书	包罗廷 15
《我的意见之片片》的补充	许久庵 16
和王荫槐谈《关于书的艺术》	陈 鹤 17
晓舌——答《开明》第2卷第2号 《关于书的艺术》的谈者并致编者	王荫槐 18
对于装订之管见	沈宝钧 20
也是关于毛边书	谷 君 21
我也来谈谈装订	杜 庸 23
毛边书与杂志	齐 光 24
鲁迅与北新书局的毛边书	荆有麟 26
“毛边党”与“社会贤达”	唐 弢 28
“拙的美”——漫谈毛边书之类	唐 弢 30
话说毛边书	高 信 34

也说毛边书	舒 芜 36
告别“毛边党”	姜德明 37
毛边书的是非	姜德明 39
法国书籍的毛边装订	陈 原 41
毛边本上说风情——我收藏的《董桥文录》	
毛边本	杨 栋 43
我的三种毛边本	张阿泉 45
鲁迅著作的再版毛边本	薛 冰 47
喜欢毛边本的出版商	胡洪侠 48
毛边本《余时书话》	龚明德 50
毛边情趣	龚明德 52
我与毛边书	龚明德 55
与毛边本无缘	龚明俊 58
毛边本的文人情趣	徐雁平 60
说说“毛边本”	徐 雁 62
做上几本“毛边书”	徐 雁 71
我的毛边书	马旷源 79
毛边书之美与“毛边党”新秀	叶嘉新 82
毛边本杂志谈屑	叶嘉新 85
书中另类“毛边本”	沈文冲 87
《域外小说集》的来龙去脉	沈文冲 90
毛边书小史	沈文冲 93
毛边本《凌叔华文存》	顾 农 106
当今“毛边党”	陈学勇 108
不忙视作毛边本	陈学勇 110
枉读毛边	陈学勇 112
毛边书漫话	谷 林 114
毛边书谈琐	王稼句 117
初读毛边书	杨建民 120
毛边书的款式	李本德 123
毛边散谈	李本德 125
收藏毛边书	范 用 127
附庸风雅读“毛边”	孙永庆 129
鲁迅与毛边书	谢清风 131

略谈毛边书	付猷荣133
毛边本与《伏园游记》	吴兴文135
老期刊的毛边本	谢其章137
毛边书及名家装帧本	谢其章139
如日中天的“毛边书”	谢其章141
毛边本种种	陈子善142
侍坐话“毛边”	白化文147
现代期刊毛边本	张 伟149
毛边书成新宠	路艳霞150
粗头乱服毛边书	张国功152
《诗刊》的毛边本	朱金顺155
何谓“毛边本”	沈 泓157
关于毛边本	阿 滢159
我看毛边书	迦 南162
细察书影说毛边	桑 农165
简说毛边书	张展舒167
我也是毛边党员	郑亚东168
编后琐记	沈文冲171
中国百年毛边书刊知见录	沈文冲184
《毛边书情调》后序	秋 禾239
后 序	徐 雁253

毛边装订及其他^①

鲁 迅

《域外小说集》毛边装订略例^②

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补寄《语丝》毛边本^③

和这信同时，我还想寄一束杂志，其中的《语丝》九七和九八，前回曾经寄去过，但因为那是切光的。所以这回补寄毛边者两本。你大概是不管这些的，不过我的脾气如此，所以仍寄。

书籍不切边我是作俑者之一^④

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



《语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

《毛边装订的理由》按语^①

周作人

毛边书的理由,据我想来是很简单的,大约与上边所说的第一项相像,但是利益在于读者的方面。

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

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这最好自然是用大纸印刷,不过未免太费,所以只好利用毛边使它宽阔一点罢了。

此外在著者及书店有什么用意,我不知道,或者也有罢,或者没有。

因为要使得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小刀裁一下,在爱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只能请读者忍耐一下子。在信仰“时即金”(Time is money)的美国,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中国似乎还不十分痛切地感到罢。

(1927年4月10日于北京)

注释:

① 原载1927年4月30日《语丝》第129期,署名岂明。